

天下归元

著

刹那间一生流过，
一滴泪作别你我。

DI
HUANG
大结局

《凰权》《扶摇》作者
天下归元

无删节珍藏版

恢弘大气的古言巨作 震撼人心的六宫传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247.57

2012311

4

归元



大结局
天下归元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凰. 大结局 / 天下归元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00-3171-5

I. ①帝…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3057 号

帝凰：大结局

DI HUANG: DA JIEJU

天下归元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 旭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19.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171-5
定 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卷二·六国卷

目录

第六十三章	追寻	002	第七十三章	纠缠	079
第六十四章	斗春	007	第七十四章	赠礼	088
第六十五章	天网	016	第七十五章	深吻	096
第六十六章	狂追	023	第七十六章	佳节	105
第六十七章	春水	032	第七十七章	困梦	113
第六十八章	花狐	042	第七十八章	拆墙	121
第六十九章	苦乐自当	050	第七十九章	诡镇	128
第七十章	成长	056	第八十章	心魔	137
第七十一章	软禁	064	第八十一章	纤手	146
第七十二章	旧情	072	第八十二章	旖旎	156

第八十三章 惊梦 166

第八十四章 追随 173

第八十五章 讨债 183

第八十六章 真相 193

第八十七章 重生 203

第八十八章 追杀 223

第八十九章 惊变 234

第九十章 相救 248

第九十一章 情孽 263

第九十二章 元凶 275

第九十三章 一统（大结局） 288

尾声 305



六国卷

卷二

第六十三章

追寻

萧玦于马上回首。

方才那一刻，涌动的人群之中，隐约间似有一丝细微的呼唤，穿越重重喧嚷的阻隔，突然响在了耳侧。

那声音如此熟悉，以至于他立即惊喜回首，期盼着目光回转那一刻的嫣然花开。

然而他失望了，举目望去，千万张陌生的脸孔，千篇一律的漠然神情，人人都在匆匆前行，向着自己要去的方向，而身后暮色渐合，长河般的街道灯光点起，一盏盏街灯星光般次第亮开，五色迷离花影如潮的繁华天衢之上，人流如河流，却载不动思念的沉重的小舟。

这是他治下的国土、他治下的子民，然而万千人海里，他却一不小心便失去了她的踪迹。

萧玦不死心地用目光扫过每一张脸庞，甚至每个人的身形，希冀能寻找到某个相似的轮廓。

他目光掠过街边一座寒碜却干净的小酒馆，黝黯屋角坐着一对男女，男子一抬头，碰上了他的眼神，微笑着举起杯，向他姿态随意、坦然地一举。

这位，想必是个沦落天涯的羁旅之人吧，看见陌生人寻觅的目光，也愿意举杯相邀，萧玦向来对他人的好意感受鲜明，是以纵然一怀烦乱，也很客气地点了点头，随即移开目光。

那被男子隐在身后、只露出半张脸的女客，他直觉自己不方便看——想必是那

位羁旅之客的红尘伴侣吧。

他勒缰马上，仰首向天，玉黄的月色洒上他的脸，长眉英逸，纠结成锁。

刚才那一声呼唤，到底响在耳侧，还是只是因为焦心担忧太过，出现幻觉，抑或是长歌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于内心深处对他进行呼唤？

萧玦的一声叹息，散在三月带着紫云英甜香气味的春夜和风里。

秦长歌的一声叹息，深深藏在自己的肚子里。

她已经完全失去了胃口，却硬逼着自己看起来很感兴趣地将一碗面吃了个干净。

男子托腮看着她，神情宠溺，当真如在看自己即将过门的小妾，在她吃完后，居然还伸手用自己的衣袖帮她拭净嘴角沾上的一点儿酱油，姿态极其温存。

秦长歌盯着他穿的样式分外简单舒服、看起来也不甚显眼、质地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看出那绝顶不凡的长袍，拈拈那弄脏了的袖角，道：“我不会洗衣服。”

“放心，不要你洗。”男子随随便便道，“这衣服明日便扔了，我的衣服从不过夜的。”

秦长歌眨眨眼，一时难以找出合适的表情来表达自己的膜拜或鄙视，这件衣服抵得上西梁百姓半年伙食费呢，你居然穿一天就扔，你好奢侈……国师大人。

既然这衣服注定明日就要被抛弃，还不如今日便好生利用了，秦长歌笑眯眯一把抓过他的袖子，擦了擦手，擦了擦嘴。

白渊的袖子立时惨不忍睹，状如抹布。

秦长歌手一撒，微笑看着不动声色的白渊，道：“既然我是你的妾，我也要求一样的待遇，你在哪里买的衣服？我也要求每日一件。”

她想白渊每日要换一件衣服，自然不可能自己背着偌大的衣服包来西梁，多半要在成衣店买衣，西梁最高档的成衣店，自然还是凰盟衡记开的，只要自己和他进店，有的是办法让凰盟知道她是谁。

白渊却仿佛没听见她的话，只是斜斜倚在椅子上，仰头看着小店外明灭的星辰，眼睛里波光流溢，风吹起他宽大的袍，姿态轻逸，明明他只是坐在黑暗的小店厅堂下，也如置身月下树梢，苍茫原野，一曲清音里冷看繁华更替，世事荣枯。

他长眉微敛淡淡出神的表情，令人觉得深凉而怆然，如明月照上苍山背后的雪。

然而只是一瞬间，他已经微笑转首如常看着秦长歌，道：“好，一日一件，现在我带你去换衣服。”

他站起身，牵起秦长歌的手，步出小店，一路逆着人潮而行，渐渐转过天衢大街，走过东安西府，往城东方向而去。

城东是善督营驻军地，这是拱卫京畿重地的皇牌军，军营占地广阔，附近很少有住家，军营外有郢都城内最大的湖——玉梭湖，以形如玉梭而得名，原先是皇家御苑，后来萧玦不欲惊扰练军，才弃用了此地的行宫。

秦长歌看着远处的湖，内心里盘算，难道白渊窃用行宫？那他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儿吧，何况附近还有数十万驻军，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秦长歌自然是很希望白渊自寻死路的，但是怎么看，东燕的国师大人也不像会做傻事的那种人啊。

玉梭湖前有座小山，名字很方便地叫玉梭山，山势不算险峻，胜在精巧，白渊牵着秦长歌的手，一路向山而行，直至爬上山顶。

玉梭山上，月光皎皎，两人向着那轮月亮而行，衣袂飘飘，长草悠悠，行走在久无人迹的山间小道，很快便被草尖的露水湿了衣角，一路上行，草越发茂盛，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地开着，衣角上的露水便沾了几分素净的香气。

白渊行步看起来似乎不甚快，却转眼间便到了山顶，连秦长歌都没多用力气，只觉得身子轻盈，飘然欲飞，心中暗自估量着他的武功，将自己知道的高手都拿来比一比。她觉得楚非欢全盛时期只怕都稍逊他一筹，水镜尘练成剑法不知能否和他齐肩，玉自熙遇上他不会死，但要赢很难，班晏或许可以平手？真要赢他，只有素玄了。

至于自己和萧玦，一个因为前世绝世武功并没有能使自己免于杀身之祸，今生练武便越发注重逃命和暗杀自救之术，走了斜路，以至于难臻绝顶；一个可惜地被家中最初的那些二流武师教坏了根基，学习绝顶武学的时间太迟，若不是因为自身根骨太好又勤练不辍，硬生生挤入高手行列，现在也不过是个二流功夫皇帝罢了。

秦长歌在这里出神地评判天下武学高手，不知不觉地已经站在了山巅，无意中远远一看，隔湖不远军营处，灯火与漫天星光交相辉映，隐约可见火把移动，那是夜巡的士兵。秦长歌心里突然一颤，暗道我西梁驻军重地，竟在此处被此人一览无余，这里虽然离军营尚远，等闲人看不清布置，但是以白渊的目力，咱们的驻京部队的军事机密，还不早被他看光了？

正在她思考如何补救这个漏洞时，忽听白渊笑道：“乘清风骑月色，蹑云霞采星光，一跃万仞之高，听取风声猎猎，人生最得意处，莫过享受这般坠落之美，如

花，你喜欢不？”

“啥？”

秦长歌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白渊一把拉住手，跳下！

风声猎猎，急速从耳边掠过，头发在飞速下降中被扯直拉开，再“呼”的一下展开如黑缎，飞扬在青翠的山崖间。

巨大的风声里，平滑如镜、碧绿如玉的玉梭湖在旋转着飞速接近，如一面硕大的天地之镜，等待着两人悍然撞入，再沉落到底。

刹那间秦长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如花不喜欢坠落，如花喜欢把你打落。

白渊突然抬了抬手。

一线浅金淡碧的光芒从他掌中飞出，“啪”的一声打在崖壁的一株斜斜逸出的树上，白渊就势一拽，两人迅猛的降落之势霎时一顿。

就这么一顿，白渊已经半空抬腿，如同走在实地一般，携着秦长歌“一步步”地走到那棵树上。

树后，有一条石缝，看起来小得不足以让婴儿进入，白渊伸手，将石缝一撑。

生满青苔的石缝竟然被他撑开，现出足可容纳一人进入的山洞，秦长歌愕然地盯着这个洞，这才发现这个洞两侧根本不是石崖，而是用木板涂了灰黑色漆，还故意雕弄出许多褶皱，做成了山崖的模样，甚至还种了些青苔在上面，在一片灰黑苍绿的山崖间，实在看不出什么特别来。

其实看出来也没用，这个石洞在山崖半腰，上下几成直角，要想进来，先要跳崖，这世上有几个人肯没事玩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蹦极，就为钻进一个很难找到的洞？

这个洞，是原先就有的还是白渊新辟的？

秦长歌揣着一肚子疑问，被白渊不容退避地轻轻推进洞里，进洞就是阶梯，一路向下，蜿蜒了不知多久，前方突然出现光明之处。

是一间寻常房屋大小的石室，布置得极为奢华，朱幌金灯，纱帘翠幕，石室中有两张石榻，一张锦褥丝被，上悬夜明珠，一张堆满了各式衣服，全是质料高贵的长袍。

秦长歌前行几步，突然住了脚。

脚下，一碧晶莹，水波粼粼，竟然仿佛玉梭湖水。

可这里明明是石室，哪来的湖水？如果是湖水，为什么又不湿鞋？

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地面中央，有一处地方竟然不是石块，而是透明的巨大水晶，这水晶打磨得极为精细，看得见地下波光荡漾的深碧湖水，人行走其上，竟如在水中行。

这里果然是玉梭湖底。

秦长歌突然想起前世某著名武侠小说里某著名武侠人物的奇遇，依稀也有湖底石室的经历，可是人家最终学得绝世武功，而自己呢？好像可没那般好运气。

这石室华贵富艳，锦被翻红韵味旖旎，万一某人淫心大发，直接要今晚提前过洞房，怎么办？

秦长歌欢喜地奔着堆满衣服的那个石榻而去，娇笑着说：“我睡这张床。”

白渊斜倚石壁，微笑道：“那是我的衣服，你要睡在我的衣服堆里？”

他一伸手，抓过秦长歌，神情温柔地道：“来，如花，如此神妙之地，良辰美景不可辜负，既然我迟早要娶你做妾，不如今日咱们便在此地洞房吧。”

“她还在郢都。”太师府里楚非欢平静地看着萧玦，“陛下，你们的人都没有消息吗？”

“没有，真是一群废物！”萧玦焦灼地在地上转来转去，才一天工夫便已微见精神憔悴，眼睛下方出现淡淡青黑，今天已经有十个前来回事的大臣被他赶出了门，脚下嵌金砖的地面都似快要被他一直未停的步子磨薄。

包子跪在锦椅上，双手合十喃喃自语，萧玦凑近了去听，却是“神啊，我家臭娘一不杀生二不害人三不抢人东西四不放火投毒……最最老实良善品德高尚……请一定要佑她这样的好人平安……算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了，重来……我家娘虽然杀生害人抢东西放火投毒，奸诈狡猾人品恶劣，其实不算太坏……真的……”

萧玦不忍卒听地伸手点了儿子的睡穴——求求你安静点儿，上天若真有知，像你这么个祷告法，九天神佛立刻就会一个雷劈下来。

有种人，真是不说话比说话要令人有幸福感。

楚非欢小心地将包子抱上床盖好被子，道：“陛下，不要以为他不担心长歌，他只是看你焦灼，自己也有点儿慌，用胡言乱语来纾解紧张罢了。”

萧玦叹息一声，在儿子床边坐下，抚了抚他嫩红的小脸，道：“我知道……只是我不能不担心，中川的那批人已经被俘虏，祁衡也已经找到，但是谁也不知道长歌的那辆马车去了何处，只知道被一个武功极其非凡的人抢走了马车，楚先生，你

知道的，这天下武功高强人士，除了素玄，其余都算是我们的敌人，长歌落在强敌之手，这叫我如何放得下心！”

楚非欢颌首：“中川‘潜狐’，潜伏郢都多年，如果是郢都的武林高手，他们应该认得出，既然不知道，那就应该是西梁之外，他国人士。”

“难道是水镜尘？”萧玦霍然转身。

“不能确定，”楚非欢轻轻皱眉，灯影下他看起来似乎憔悴得比萧玦更厉害些，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在堆积如山的凰盟各类信息中继续翻阅，楚非欢慢慢道，“无论是谁，我可以确定的是，他还没有离开，陛下，我们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得另想办法了。”

“你的意思，引出他们？”萧玦反应极快。

“嗯，选择一个时机，抛出一个诱饵，引蛇出洞。”楚非欢目光转向沉睡的包子，嘴角露出一丝怜悯的笑意。

“陛下，溶儿的六岁生日快到了。”

第六十四章

斗春

石室内，花纹繁复的翠玉小鼎中燃起瑞脑香，这是六国间奉为珍品的名香，据说，有助眠安神补脑壮阳的功效。尤其是最后一种功效，使之身价百倍，素来为六国豪族所倾慕。

秦长歌人在白渊臂弯，手抵着他胸膛，白渊身上混合柏叶和松针的疏淡香气一阵阵传来，他俯视秦长歌的表情春风无限，眼神却平静如脚下凝玉一般的湖水。

这个男人……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秦长歌素来很擅长洞察人心，然而对着白渊，只觉得如同面对流动的风、翻卷的云，变幻不定，踪迹难寻，他的亲昵带着淡漠，他的温柔深藏阴冷，他揽人入怀的姿势无比温存，怀抱却空漠寂然，仿佛那只是一座空城。

这个权倾天下、只手遮天、等于拥有整个东燕国度的男人，他为何还会寂寞？

青玉贝壳状油灯里灯火黝黯，映得石室内影影绰绰，气氛迷离，相拥的男女，

以一种暧昧的姿势，各自揣着各自的心事。

黑暗里秦长歌眸子闪闪发亮，在白渊微笑着将她揽得更紧时并不抗拒，甚至还向他很羞涩地笑了笑，随即很忸怩地低低道：“人家……今晚不成。”

“唔？”

“那个……那个……”秦长歌眼波流动，欲语还休。

白渊眼神一闪，笑道：“这么巧？哦，不对，这么不巧？”

“你不信吗？”秦长歌坦然将手一张，“那么，你来检查吧。”

白渊愕然……这是女子说的话？天下竟有这般厚颜的女子？

秦长歌面不改色道：“反正咱们迟早要洞房，反正迟早我都是你的人，早被你看见迟被你看见都一样，我这人不喜欢被人误会。夫君，良人，如果你不怕撞红忌讳的话，你尽管来吧。”

她娇笑着扑入白渊怀中。

白渊一伸手扶住她的肩，他的神情已经恢复了正常，微笑着看秦长歌，道：

“既如此，也不必急在一时，我纳妾本来便不当同寻常人家纳妾，这山地湖底野合，终究委屈了你，还是等回国，八抬大轿风光娶你过门，给你一个不下于正室的洞房花烛吧。”

秦长歌嫣然道：“那是夫君爱重妾身，妾身谢了……对了，至今不知夫君大名，着实失礼，还有，你我既有姻缘之约，那么到底回哪国，夫君可否告知？”

“我名……陈渊，至于回国，是回东燕。”

“陈？耳东之陈，还是成败之成？”秦长歌抬头笑问。

那满眼月光意象无限的双眸，突然光芒一敛又盛，宛如沧海之上，突起长风，掀起碧浪千顷，遮住了那光华明灿的月色，却是一起又灭，瞬间浪静风平，而明月如故。

他淡淡道：“陈姓是我东燕大姓，你夫君我尤其是此族灵魂人物，你记住了，将来回国，可不能太失身份。”

秦长歌极其乖巧地应了，白渊牵着她的手迈向石榻，笑道：“床只有一张，纵然不行夫妻之礼，同榻而眠却是不能免，来吧。”

秦长歌温柔委婉地谦让道：“夫君先请，妾身睡在床边便可以了，有什么端茶倒水的事，也方便伺候。”

“你真是可人儿，”白渊手一伸，双臂张开，“来。”

秦长歌怔了怔，白渊挑眉对她望了望，又对自己衣服示意。

秦长歌这才想起白渊国师大人是在等她这个“小妾”服侍宽衣。

啊……睿懿级别的宽衣待遇，白渊你一定会折寿！

不过秦长歌对于占便宜的事其实没多大抗拒，反正脱的是他的衣服又不是自己的。

啧啧……身材真好，多么精美多么细致多么优美多么流畅的线条啊……

秦长歌毫不客气地帮白渊剥衣服，羞羞答答却又不肯停手，一直脱到只剩亵衣，犹自打算继续。

反倒是白渊在自己被剥光前，似笑非笑地挡住了她的手。

他躺下前，衣袖一拂灭了油灯，手指一弹，一直开着的石室的门，立即缓缓合拢，听那门移动的声音就知石门相当沉重。

黑暗而寂静的石室内，同床而卧的男女，各自安睡，鼻息沉静，一副好梦沉酣的模样。

谁的梦里，都有谁？

夜半。

沉寂的黑暗里，秦长歌睁眼。

满额头慢慢沁出细密的汗水。

……不行。

试了大半夜，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开被锁的穴道，白渊的手法极其古怪，锁脉的力道深入内腑，气劲阴寒，秦长歌左冲右突，都无法冲开。

黑暗中她目光闪闪，一直安静垂在自己身侧的手掌静静摊开。

手掌白净光洁，没有任何饰物，秦长歌慢慢地伸右手，抵近自己的左手掌根之处。

她屏住气息，手指一挑，掌根处突然起了一层皮肤状的薄膜，那薄膜望之极似人手皮肤，上面居然还隐约可以看见掌心纹路，秦长歌慢慢将薄膜揭起。

地下水晶透出的蓝色水光照得石室一阵幽蓝，光线看起来有几分阴森。阴森的蓝光里女子在自己的手上揭起一层皮。

着实有几分诡异。

秦长歌极慢极慢地揭着，生怕薄膜和皮肤分离时发出的“哧哧”声响会惊醒白渊。

白渊一直斜对着她，睡相甚是安详。

秦长歌已经揭到了第二根手指。

白渊突然翻了个身。

秦长歌立即缩手，但也只来得及缩回正在揭那层假皮的右手，左手却好巧不巧地被白渊压在身下。

白渊连眼都没睁，一把抓过她的左手，压在自己颈项下，很舒服地调整了一下姿势，以她的手为枕，继续大睡。

秦长歌扯了扯嘴角，拉了拉自己的左手，拉不动。

黑暗中，秦长歌悲愤地对闭目大睡的东燕国师大人，比了个中指。

第二天，秦长歌揉着被压得毫无知觉的左臂，对一夜好睡显得分外神清气爽的国师大人媚笑：“您睡得可好？”

白渊很温柔地答她：“你手臂太细了，枕起来不舒服，下次不要塞到我颈下。”

.....

010 当日白渊也没有出去，石室中有许多干粮，还有一些书，白渊看书吃干粮，秦长歌吃干粮看书。

因为悲愤，秦长歌吃得很多，有进就有出，秦长歌很快要求解决生理问题。

原以为白渊一定会带她出去解手，不想那人将一面石壁一推，现出一间小石室，里面居然有石马桶。

马桶做得极其阔大，从桶口到桶底高度非凡，基本上如果小解，那绝对是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惊人效果。

秦长歌很忌讳那马桶不知道被谁用过，不肯坐在上面，便爬上马桶，蹲在上面，这样直线距离实在有点儿惊悚。为了避免小解声音过大令白渊怀疑天降暴雨，秦长歌开始大声唱小曲。

唱完小曲出来，秦长歌问白渊：“这个满了怎么办？”

国师大人理所当然地回答：“你去倒。”

秦长歌既辛酸又鼓舞——虽然沦落到去倒马桶实在是此生最为悲惨的时刻，但是倒马桶终究是要出去的吧！

结果等当晚她去倒马桶时，白渊将石门一开，带着秦长歌沿密道向上走了几步，突然推开一处隐蔽的石门，道：“就倒这里。”

秦长歌探头一看——居然又是个坑洞，大约连通着外面，马桶倒在坑里很快消

失，那坑小得很，人实在没法子过去，就算过得去秦长歌也不想去钻，沦落到倒马桶的境地已经够惨，再去钻粪道，这辈子她也不想活了。

第二晚，秦长歌“脚气犯了”，悄悄地“蹭痒”。

蹭了没几下，白渊长腿一抬，大刺刺地架在了她腿上。

秦长歌怨毒地抬头，看着架在自己身上的那双修长的腿，很想操刀将之割下，再撒上自己的所有毒药，腌成东燕国师版金华火腿。

可惜刀子和毒药，都被火腿的主人没收了……

第三晚，秦长歌说要给国师大人按摩，国师大人很乐意地接受了，秦长歌很温柔地要他趴下，准备给他全套“马杀鸡”，国师大人很听话地趴下了，秦长歌的纤纤玉手正要按上他的肩，国师大人突然手一伸，在床头一拉。

“哗啦”一声，床头石壁分开，出现和地面一样的水晶石，水晶透明，将两人照得纤毫毕现。

秦长歌对着水晶怔然半晌，国师大人懒懒地用鼻音催促，秦长歌只好捋袖子——按摩。

水晶光色盈盈，映出疏狂秀逸的男子和清丽娇俏的女子，男子俯身而卧，而女子婉变倾身其上，素指如拨弦，在男子身上起落挥弹，如奏花间清词一曲，着实美如画卷，唯一不和谐的就是，女子眼神好像也太怨毒了一些。

三日光弹指而过，三日时光漫长如龟爬而过。

前者是对白渊而言，后者自然是指倒霉的秦长歌。

这三日内，白天黑夜，她用尽手段，耍遍花招，以所有人类能想出来的彪悍暗杀阴毒技巧试图将白渊放倒，试图接近石门机关，可惜对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意无意间，将她的招数全部化为无形，将她死活堵在了自己面前。

两人都心知肚明，两人都若无其事，两人不停玩着试探与被试探的把戏，两人到最后竟然生出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他惊异于她的机巧多变，永远玩不完的古怪奇特花招；她惊异于他的连消带打，永远不曾松懈的警惕之心。

他思考着她的身份，并在各国知名女子之间搜索却一无所获；她思索着他的出身，想着这个人很多流传于六国间的传说。

号称有“龙阳”之好，不爱美人却爱变童的白渊国师，为什么对她起了兴趣？看他的样子，是真的打算收了她。

这人是“双刀”还只是需要一个障眼法？

他则渐渐充满兴味地看着她，想着她是谁，那天天衢大街暗流汹涌，这几日城门封闭，是不是在找她？

想着那日长街之上，那个驻马回首的英锐男子，他回首的那一刻目光深情期盼无限，仰起下颔时失落重重写上眉端。

那样风神超拔的男子，天生的人中龙凤，他认得他胯下的黑驹，正是产自东燕边界青玛神山下勒格草原的骊马，号称马中飞电，超影逾辉，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名驹，等闲人一生中欲得一见而不可得，更别提拥有。

能骑这样的马，非王公贵族不可，这个高贵男子，是她的爱人吗？

能拥有这样爱人的女子，又会是怎样的超凡脱俗？

白渊的目光落在静静看书的秦长歌脸上，这个女子，静默而观的姿态宛如帝王据于龙案之上，正在阅批天下奏章，言行举止之间，天生的雍容高华，居于人上，偏生雍容里自有一种洒脱睥睨、悍然无畏之态，吞云霞吐虹霓，一转目间都是天地灵气所钟的滟滟之光。

很像……那个人。

若非容颜实在不是一个人，几乎自己都要以为她就是睿懿。

何止容颜，年龄、骨骼、功底，都和睿懿天差地别，实在搭不上号，不然他真的会欢喜地以为，自己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可惜……她不是。

白渊的目光渐渐沉静，沉静里生出决然。

第四日。

一大早便有人敲门。

秦长歌霍然抬头，以为自己听错了——敲门？

白渊却已施施然去开门，他的身子半掩在门后，挡住了秦长歌的目光，只看见他微微点头，随即道：“去吧。”

秦长歌却根本没看门，她紧紧盯着地上的那一块水晶，那里映出了来客的半边影子，看起来是个普通的个子高高的男人，身后斜斜露出长刀的刀鞘，秦长歌觉得那刀鞘的式样，看起来有点儿眼熟。

男子离去，白渊回转身，微笑看着她，道：“想不想出去透透气？”